

夏學管窺

王初慶*

提要

先師愛新覺羅毓鋆力主以傳統學術經世致用，筆者早年在天德覺舍從師問學。當時尚未及與聞有關「夏學」之論述。毓師論五經，以「大本之處就在大《易》和《春秋》」，更強調要回歸人的「本心」。

謹據劉君義勝依據先師零星手跡輯錄而得的點滴遺訓為主軸，輔以從《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及《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中輯出的相關資料；參諸同門已勾勒出之架構，以及筆者往日之論述，一窺先生「夏學」之一斑；然後按文獻索求依據以為註腳，或可省卻有志於斯者追本溯源之力，以接續弘揚斯學焉。

全文除前言與結語外，分為四部份表述：

- 一、「夏學」立足於華夏文化之兼包並蓄
- 二、「夏學」之奧質在文王之道，以臻於大同為宗旨
- 三、「夏學」以《春秋》大一統為終極目標
- 四、「夏學」比照《公羊》學之「三科九旨」以成「三夏」

如是則「以人治人，改而止」，於是「見群龍无首，吉」之太平盛世可期。。

關鍵詞：夏學、三夏、夏、諸夏、華夏、《春秋》大一統、三科九旨

壹、前言

先師愛新覺羅毓鋆（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1906—民國一百年辛卯 2011），字慰蒼，號奉元山人、仁句遜者。為禮親王代善裔孫。遷臺後，創天德覺舍、奉元書院，私人講學逾一甲子。毓老師以遜清之宗室，力主以傳統學術經世致用，筆者於民國六十年至六十二年間，在天德覺舍從毓師學習《四書》與《禮記》。當時尚未及與聞有關「夏學」之論述。

毓師論五《經》，以「大本之處就在大《易》和《春秋》」（見《毓解老子·第二十七章》頁319），是以早年講授經、子之學，輒引《易傳》之哲理與《春秋》之理想為說。後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

來更以之為主軸，綜理群書，楊槩「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的精神用世。「夏學」遂成為毓門承傳師說之標竿。潘朝陽老師說：「其道之心即其《易學》，其道之瞻即其《春秋學》」。¹記得當年上課時，毓師經常引用者：一是《易·乾卦·文言》：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²

一是《易·繫辭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³

更強調要回歸人的「本心」。

先生歸道山後，十餘年來，門人陸續發表有關「夏學」架構的論著多篇；謹據劉君義勝依據先師零星手跡輯錄而得的點滴遺訓（見【附件一、二】）為主軸，輔以《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鑒先生札記選集》⁴及《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⁵中輯出的相關資料；參諸同門已勾勒出之架構，以及筆者往日之論述，一窺先生「夏學」之一斑；然後按文獻索求依據以為註腳，或可省卻有志於斯者追本溯源之力，以接續弘揚斯學。

貳、「夏學」立足於華夏文化之兼包並蓄

夏：中國之人也。中者禮義也。禮者天理之節文天人合一之道也。義者人道之節文也，人之行宜於禮者也。中國之人乃禮義國之人也。俗云中國禮義之邦此之謂也。（見手稿打字稿 004）

文字為語言之紀錄，由於語意的擴充，一字除本義之外，尚有引申義與假借義在焉：前者為「資本義而衍釋」，後者乃「以音同而相假」。⁶「夏」，甲文作（戠 5.13）、（林 2.26.7），金文作（伯夏父鼎）、（秦公簋）；《說文》詮釋為：

：中國之人也。从夂，从頁，从白。白，兩手。夂，兩足也，古文夏。⁷

段玉裁《注》：「夏，引伸之義為大也。」

戴師靜山曰：⁸

¹ 見潘朝陽〈第二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毓老師紀念會歡迎詞〉，《夏學論集（貳）愛新覺羅毓鑒先生逝世八週年紀念》，2019年10月。

² 見《周易正義·乾卦第一》，《十三經注疏》1（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6月三版），頁17。

³ 見《周易正義·繫辭下第八》，頁166。

⁴ 《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鑒先生札記選集》（臺北：中華奉元學會出版，2021年3月第1版）。

⁵ 愛新覺羅毓鑒講述，蔡宏恩、許晉溢筆錄：《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臺北：奉元出版事業出版，2021年10月初版）。

⁶ 見魯實先：《假借遡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⁷ 見洪葉版《說文解字注·五下·夂部》，頁235。

⁸ 許云「中國之人」，似非本義。前人別做解者：戴侗《六書故·卷八·夏》下云：「伯氏曰：『夏，舞也。白象舞者手容，夂象舞者足容也。』按古有舞夏：《周官》：『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許云「中國之人」，似非本義。……夏之為語，本當為表大之詞，而字形則象舞，蓋為盛大之歌舞。(見〈釋夏釋桀釋己〉)

則「夏」由「盛大之歌舞」引申為大；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又引申為中國之人。⁹毓老師不以「國學」稱華夏學術，不只彰顯「夏者，中國之人也」，以為『夏』字，「就是最完整的人的象形。」¹⁰夏學乃中國之人之學。顏銓穎在《毓老師講春秋繁露·前言》中指出：

老師說：「我們提倡夏學不是盲目的，必須從這裡去研究出來，我們不是反對西方哲學，但必得學我們的祖宗……看看中國佛學是怎麼樣。這就是我們的祖先很能吸收別人的長處。……要由根本上發掘自己，也會印證古人，也會創新自己，這才可以。不能印證古人，就不能創新自己。」提倡夏學不代表「罷黜西學，獨尊中學」。夏學本身就具備開放性、包容性，而不具有一神教似的排他性；其次，夏學具開放性、包容性，也有本末先後；第三，夏學主張在用的層面與時俱進，而不是故步自封。¹¹

明白揭示，毓老師提倡「奉元」頗有深意：「要把中國人真正的思想講出來，不含政治成分，要恢復本來面目」(2002年3月27日)；「以元為核心，重整中國文化」(1998年10月28日)。(見蔡嘉麟〈略論奉元理念與孟子思想要點〉，《夏學論集(壹) 愛新覺羅毓鑒先生百歲晉拾紀念》2017年10月)

而毓老師心目中的「中國」，乃「禮義之國」，¹²「非區區之疆域地理言之也，乃道德人類之契團，故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焉」¹³所以，「中國」是一個道德的團體，也就是「人性」的團體。什麼是「中」？「中」就是「性」，「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率性之謂道」(《中庸》)，能按人性去做事就是「中」，「入中國則中國之」，只要你到達「中國」的境界了，就是中國人。¹⁴吳哲生學長釋之曰：不是現代狹義的國(nation state)而是一個文化意義的「文明之國」(civilization state)。¹⁵

「中國」是什麼？「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族夏〉、〈衽夏〉、〈驚夏〉。』阮元《擘經室集·卷一》釋頌云：「〈仲尼燕居〉：子曰：『大饗有四焉；下管〈象武〉，〈夏卮〉序興。』〈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卮〉文舞，用羽籥也。所謂夏者，即九夏之義。(《說文》：夏，从女从頁从臼。臼，兩手；女，兩足；與頌字義同。周曰頌，古曰夏而已。故九夏皆有鐘鼓等器，以為容節，九夏即在頌中，明乎人身手足頭兒之義，而古人名詩為夏為頌之義顯矣。』按戴、阮之說是也。夏之為語，本當為表大之詞，而字形則象舞，蓋為盛大之歌舞，疑與粵是一字。』(《釋夏釋桀釋己》，《中國文字·第十二期》，1963年6月)

⁹ 《尚書注疏·卷三·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孔《傳》：「猾，亂也；夏，華夏。」孔穎達《疏》：「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

¹⁰ 見《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下冊，頁1247。

¹¹ 見《毓老師講春秋繁露·前言》，頁9。

¹² 見《公羊解詁·卷三·莊七年·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條下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

¹³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鑒先生札記選集·奉元》，頁155。

¹⁴ 見《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上冊·〈保位權第二十〉，頁189。

¹⁵ 見吳哲生：〈夏學典範開新天〉，《中華奉元學會電子報——第119期》，2023年11月7日。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中庸》）到那個時候，才叫「中國」。¹⁶「中國的國境，是『日月之所照』的範圍內都是中國」。¹⁷開放、包容之後，高瞻遠矚，才能另創新猷；所以說：「夏學」立足於華夏文化之兼包並蓄。

參、「夏學」之奧質在文王之道，以臻於大同為宗旨

一、奧質在文王之道

夏學之奧質為何？文王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王之道。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¹⁸

《公羊》開卷云：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¹⁹

毓師曰：

由「元年春正月」至「大一統也」為孔子修《春秋》之主旨，亦即華夏之民族精神之所在。²⁰

對於「文王」的指涉，毓師以為「諸先師之言，有二解，一謂周文王，一謂孔子」皆不妥。「文沒在茲乃孔學真精神，此茲字非專指孔子，乃人人之謂也。」²¹以為「經緯天地謂之文，故曰文王」，「文王者，發而皆中節者也，致中和者也，天地位萬物育言文之為功之王也。」²²「故人人皆可為堯舜，人人皆可為文王」。²³「文王者，人道之始也」；²⁴「文王即有修為之王」，「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諡。所言者新王也，新王者文德之王也。人人皆可為堯舜，有為者亦若斯。勉人甚矣。」²⁴

是知毓師心目中的「文王之道」，側重在道之弘揚而非對文王的個人崇拜。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毓師揭櫫「文沒在茲乃孔學真精神，此茲字非專指孔子，乃人人之謂也。」所謂「道不遠人」，「夏學」之奧質在闡明傳道的責任不僅只在士君子，吾人不可因自限而外於道；²⁵當人人皆有士君子之德行，皆以承傳斯道為務，則天下為公可

¹⁶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頁 155。

¹⁷ 見《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上冊·〈重政第十三〉，頁 223。

¹⁸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奉元》，頁 93。

¹⁹ 何休《注》：「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徐彥《疏》：「『大一統也』。○解云：所以書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注「總繫之辭」。○解云：凡前代既終，後主更起，立其正朔之初，布象魏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繫於正月而得其所，故曰總繫之辭。」（《公羊注疏·卷一》，《十三經注疏》7（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6月三版），頁9、10。

²⁰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 391。

²¹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 381。

²² 諸引文皆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 383。

²³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 393。

²⁴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 401。

²⁵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論語·雍也》）

期也。

二、以臻於大同為宗旨

祖述夏學，審慎世論，允執時中，弘履奉元體仁，民胞物與之王道思想，教敷養正，反身而誠，遏惡揚善，明辨隱怪，率性尊生，竟內聖之功，而展外王之業，裁成輔相，智周道濟，隨道而安，通志除患，用極自得，撥亂反正，胥成達德，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臻大同，為宗旨。²⁶

「《春秋》變一謂之元」²⁷以「元年春，王正月」發其端，「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²⁸

《周易·泰卦·象傳》云：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²⁹

又於《繫辭上》云：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韓康伯《注》：方體者；皆係於形體者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³⁰

王充曰：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³¹

此等古人由宇宙人生所體悟出的智慧菁華，積累為「夏學」。毓師指出：「《中庸》與《大易》相表裏，終極慎獨，獨者元之尊也。《大易》、《春秋》相表裏，《學》、《庸》相表裏。學問之道無他，率性之謂也。」³²「《大學》就是講《春秋》之道，《中庸》就是講《大易》之道，《中庸》是小《易經》。」³³又曰：「《大學》、《中庸》乃為一書，真聖道之寶典也。《中庸》言其體之用，《大學》言其用之方，詳審修身用之不盡，不分古今中外，道乃萬古常新，在人之吸取耳。」³⁴「《大學》、《中庸》二書一正心，二正倫」，³⁵「是儒家精神之

²⁶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奉元》，頁 89。

²⁷ 見《春秋繁露·重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147。

²⁸ 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春秋繁露義證》，頁 195。

²⁹ 見《周易正義·上經·卷第二》，《十三經注疏》1，頁 42。

³⁰ 見《周易正義·繫辭上第七》，頁 147。

³¹ 見《論衡·福虛》，《諸子集成》第 7 冊（上海：世界書局，1936 年再版），頁 55。

³²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四書》，頁 181。

³³ 見《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上冊·〈盟會要第十〉，頁 245。

³⁴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四書》，頁 199。

³⁵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 405。

所在」。³⁶乃從《大學》、《中庸》、《大易》、《春秋》諸書，抽繹其要義，釐訂「夏學」之宗旨。

《中庸》曰：「君子而時中」（第二章），「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第六章）「素隱行怪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二十三章）皆可與《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互為體用，以為行道之憑藉，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群龍無首之大同境界可臻。

肆、「夏學」以《春秋》大一統為終極目標

劉逢祿釋「大一統」曰：

大一統者，通三統為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尚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商質也。³⁷

又云：

《春秋》所謂大一統也。夫治亂之道，非可一言而盡。《易》變動不居，由一陰一陽而窮天地之變，同歸於乾元用九以見天，則《春秋》推見至隱，舉內包外，以治纖芥之隱，亦歸於元始正本以理萬事。故平天下在誠意，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春秋》之化，極於凡有血氣之倫，神靈應而嘉祥見，深探其本，皆窮理盡性之所致。為治平者，反身以存誠，強恕以求仁而已矣。³⁸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³⁹毓師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大一統也。大其一統也，乃立華夏之人極也。」⁴⁰而以「大一統」一統乎新王之制，必與善人相輔相成，一統於有德的「天民」，以終結亂制，平治天下。⁴¹此夏學之終極目標。

伍、「夏學」比照《公羊》學之「三科九旨」以成「三夏」

存三統因不失新，張三世欲速不達，進三夏若三世焉。（見手稿打字稿 003）

一、存三統因不失新

「夏學」上承存三統「以《春秋》當新王」之旨，注入時代元素，重整中國文化：

³⁶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四書》，頁 181。

³⁷ 見《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後錄·卷一·《公羊》申墨守》（原名〈解詁箋〉），頁 2。

³⁸ 見《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一·異內外例》。

³⁹ 見《漢書·董仲舒傳·天人三策·第三策》。

⁴⁰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奉元》，頁 155。

⁴¹ 參見顏銓穎：《毓老師講春秋繁露·前言》。

凌曙引《大戴禮記·夏小正》、《孔叢子》、《淮南子》、《宋書·禮志》等文獻，指出：夫子曰：行夏之時，在於「三統之義，夏得其正。」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為後王制法也。」⁴²

孔子既集群代之美事為後王制法，而「夏學」立足於孔學，放眼在整體的華夏文化。毓師主張：

研究孔學，要「依經解經」，恢復孔子思想的本來面目；研究夏學，也得「恢復作者（思想）的本來面目」（2002年5月6日）。⁴³

「夏學」的步驟，在於要先恢復孔學本來面貌後，進而吸取當代經驗，融入時代元素，除弊興利，汰舊布新，重整中國文化。

二、張三世欲速不達，進三夏若三世

「一部《春秋》盡講犯上作亂而為世戒，終極於撥亂反正。」⁴⁴《春秋》乃孔子畢生理想之所託；既完稿，不免有「知我」、「罪我」之慨。漢儒以為孔子之著《春秋》，有「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⁴⁵之志；晉代的范甯在《春秋穀梁傳·序》裡指出《春秋》的筆法，「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蓋理想的憧憬，如不能從過往行事得失的教訓裡去反省，從而「立新王之法，以撥亂（亂制）反正（正者，新王之道也。本性以立，依仁而行者也。）」⁴⁶也只是空言而已。於是孔子將一己平治天下理想（空言）寄託到魯國春秋十二君的史料（實事）之中，透過「三世」的鋪敘，根據改革的步驟，重整史料。藉史事的成敗以為殷鑑，寄寓改革的理念。何休《公羊解詁》指出：「孔子以《春秋》當新王」。⁴⁷毓師進一步說：

故《春秋》之十二公（隱至哀）皆新王也。其法、制，不可以魯史觀之也。⁴⁸

云新王之制，新王非指人而言也。以《春秋》當新王，子夏曰：《春秋》重人，乃以人當新王也。⁴⁹

⁴² 凌曙：《春秋公羊禮疏·卷十一·頁四》：「《大戴禮記·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傳》言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狩。《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宋書·禮志》：『黃武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為後王制法也。』」（《續四庫全書·第129冊·頁432》）

⁴³ 見蔡嘉麟〈略論奉元理念與孟子思想要點〉，《夏學論集（壹）愛新覺羅毓鋆先生百歲晉拾紀念》，頁270。

⁴⁴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四書》，頁181。

⁴⁵ 引文見太史公《史記·太史公自序》，乃係承傳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之言。

⁴⁶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407。

⁴⁷ 見《公羊解詁·卷十六·宣十六年·新周也》條下注。《十五經古注易讀（五）·春秋公羊傳》，頁8。

⁴⁸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391。

⁴⁹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379。

《春秋》中所表述的史料，成為孔子宣達理想的憑藉；而非著錄歷史故實而已。

《公羊》學者依孔子蒐集資料的先後，把《春秋》所輯錄魯國十二位國君的史事分作三個階段：隱、桓、莊、閔、僖五公，相當於孔子曾祖、高祖的時代，僅能透過前輩們輾轉傳述的史料來刪汰；稱為「所傳聞世」——亦稱據亂世或撥亂世。文、宣、成、襄四公則相當於孔子父、祖的時代，可以從聽到當年歷經其事者敘述的見聞中來編修；稱為「所聞世」——亦稱昇平世或小康世。昭、定、哀三公則為孔子自身所處的時代，由其身受，扶摘褒貶以寄寓其志；稱為「所見世」——亦稱太平世或大同世。⁵⁰ 從史料上來說，春秋一代，每況愈下，終啟戰國群雄相爭之局；如何能成其大同之世？不能釐清此一現實與理想上的落差，就無從步入孔子理想中的殿堂，遑言一窺夏學之堂奧。

於「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先把改革的中心聚焦在魯國，撥亂反正，溯治術之源以反其本，基於仁心以構建出君臣上下彼此相對應的制度，拯斯民於水火。只要魯國的亂象得以平治，然後就能推己以及人，向外擴充。

進至「所聞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讓諸夏列國皆得以在新制度下同享安康；但是對於不事禮義的夷狄，則堅守夷夏之防而外之。

待諸夏之國已立已達之後，再進一步向外推衍，於「所見世」，「夷狄進至於爵」；⁵¹而「《春秋》言夷狄，無種族觀念，惟以禮義衡之。知禮義者雖先為夷狄，而終為諸夏。雖諸夏而失禮義，亦夷狄之。故曰入中國則中國之。入中國之禮義者，則以中國人待之也。」

⁵²

當夷狄皆受到華夏文化與制度的洗禮，脫胎換骨，成為華夏文化圈中的成員，舉世皆能尋回平治之本以後，篡弑頻仍的局面得以根治，太平盛世自然可期。⁵³

《春秋》既終極於撥亂反正，「撥亂反正之入手處在法而讓也。達仁政之入手處在撥亂反正也。因何而撥亂反正？哀死閔患也。」⁵⁴張三世乃有階段、有層次的漸進改革，「夏學」法之。透過「三夏」，終能成全「夏教」，完成成人、成能、成德之學。

三、夏、諸夏、華夏「三夏」

三夏（夏學者，成人、成能、成德之學也。與天地合德，與天地參，天位物育德化自然）。

夏，人也，大也，學大之人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

⁵⁰ 參見《公羊·隱公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條下何休《解詁》。

⁵¹ 《公羊·隱公元年·十二月》：「《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又《公羊·昭公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何休《解詁》：「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大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

⁵²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 407。

⁵³ 有關「三世」義之解析，參見筆者〈風簷展書讀：談《春秋》的史事與經義〉，刊載於《孔孟月刊》，第 61 卷第 7、8 期，頁 1-8。

⁵⁴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春秋》，頁 417。

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斯。人人皆可為堯舜。見其過而能自訟者也。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內其國而外諸夏，故曰夏。因其國以容天下，畢其德曰華夏。

諸夏，明明德於天下，新民者也。見賢思齊，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師德者也。內諸夏而外夷狄，稱諸夏。

華夏。天無不覆，地無不載，人無不容，容乃大，存生直，無愛惡，立大宇，故曰中，稱中夏。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焉，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天爵，天下一人而已。天地位，萬物育，參自然，故曰華，稱華夏。（見手稿打字稿 003）

（一）夏

夏學乃「成人、成能、成德之學」，直指人之本心，究通天人，撥亂反正，以為大用。期待與天地同德之大人率天下同登群龍無首的境界。而欲究通天人，必先博通群經。

熊十力《讀經示要》綜論群經中所言之治術為九義：「一曰仁以為體。」「二曰格致為用。」「三曰誠恕均平為經。」「四曰隨時更化為權。」「五曰利用厚生，本之正德。」「六曰道政齊刑，歸於禮樂。」「七曰始乎以人治人。〈中庸〉言：『以人治人，改而止。』朱《註》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期於改過而止。此義深遠，總括六經之要最。」「八曰極於萬物各得其所。」「九曰終之以群龍無首。《大易·乾》之用九⁵⁵曰：『群龍無首。』群龍所以象眾陽也。陽之所象又極多，其於人也，則為君子之象。陰於人，為小人之象。《春秋》太平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為眾陽，是為群龍。……無首者，至治之隆，無種界，無國界，人各自由，人皆平等，無有操政柄以臨於眾庶之上者，故云無首。」「總之，〈禮運篇〉及群經大意，大抵推詳由升平世，進至太平大同，此等階段之義為多。」⁵⁶

熊氏所論析的群經九義，乃立足於《公羊》學外王的眼光，非聖人無以致之。但聖人何由致之？孟子以為「人皆可以為堯舜」⁵⁷，荀子也說「塗之人可以為禹」⁵⁸，主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⁵⁹堯舜禹湯乃至於孔子，皆係人而非神，是以可學而致之。⁶⁰

此正統師「三夏」之首，先以「夏」喚醒人心。當個人覺醒以後，在儒家的傳統裏，從孔、孟、荀以降，激勵人心，勉勵士人從自我格致誠正的反省中以立己達人，修齊治平以安天下。但道雖不遠人，唯常人之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就更要仰

⁵⁵ 熊氏原文作「上九」，今正。

⁵⁶ 參見《讀經示要·卷一》，頁 41-111。

⁵⁷ 見〈告子下〉。

⁵⁸ 見〈性惡〉。

⁵⁹ 見〈儒效〉。

⁶⁰ 摘錄自筆者民國 104 年 5 月在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之專題講演〈古道照顏色——談儒學的承傳與使命〉。

賴先知先覺者加以啟迪。⁶¹終在「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的「大人」開悟之下，以達「人人皆可為堯舜，見其過而能自訟者也。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此一階段，貴在人的自覺、自新，由明明德而新民，以「格、致、誠、正」求己力、己達為先務。也就是《公羊》學所指的「內其國而外諸夏」。「中國人常說『頂天立地』。⊕，這是中國人的標準，到了這標準，你就是『夏』」。⁶²

（二）諸夏

待己立、己達有功，而後推己及人，明明德於天下，「因其國以容天下」，諸夏師德，「見賢思齊，擇善而從，不善而改」。要是只有一個人，就叫「夏」，夏很多了，就叫「諸夏」。⁶³然而溥天之下，猶有風化所未及之處，尚力有未逮焉。

（三）華夏

再進一步，「天無不覆，地無不載，人無不容，容乃大，存生直，無愛惡，立大宇，故曰中，稱中夏」；「夷狄進至天爵」，即使是再偏遠之處，也能受到中夏文化的感召而自覺、自新，於是「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焉，遠近大小若一」，「天下一人而已」。「華夏」，是所有人類都到中道了。「天地位，萬物育，參自然，故曰華，稱華夏」。「華者，讚夏道之行也。故美之曰華夏。」⁶⁴「華夏：中、華於天下也。日月之偉，光華於天下也。」⁶⁵當夏學光耀於天下，若是則普天之下同臻群龍無首的清平世界。

陸、結語——「以人治人，改而止」

《易》與《春秋》記誌孔門的「天人之道」⁶⁶，乃係夫子晚年的哲理之學。「究通天人」遂成為儒家的終極理想。然而「究通天人」，終非一蹴可及。儒家的體系，上承三代文明，原本有喜怒賞罰的意志天，在孔子眼下，一方面固然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無言」的自然天，同時也是堯治理天下以及教導諸弟子為人處事在德行上取法規範的義理天；⁶⁷是以有其可知的「天命」。

⁶¹ 摘錄自筆者民國 105 年 6 月在「王靜芝教授百歲誕辰紀念國際研討會」宣讀之會議論文〈天人之際的省思〉。

⁶² 見《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上冊·〈保位權第二十〉，頁 188。

⁶³ 見《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上冊·〈保位權第二十〉，頁 189。

⁶⁴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奉元》，頁 97。

⁶⁵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奉元》，頁 155。

⁶⁶ 「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

⁶⁷ 見《論語·泰伯》及〈陽貨〉。

熊十力先生以為：「《論語》所載孔子之生活，即其體天道之實」。⁶⁸至私淑弟子孟子，開創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之說。荀子提出心以「虛壹而靜」而知道。⁶⁹〈中庸〉開宗明義即謂「天命之謂性」，認為「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更由之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以天為根源，以仁為核心的心性之學成為儒家要義。於是致力於爬梳人心性的本體以溝通天人，遂成為後世知識份子努力的標竿。

從孔、孟、荀一脈相承，陸續擴充，以內在的心、性為道德主體，以與天地的化育相參，⁷⁰架構出儒家「天人相通的精神境界」。⁷¹以心與道合一。「心」與「道」合一的境界，要再去作深入求索，正是熊十力釋〈大學〉「明德」時所指的：

本心即萬化實體，而隨義差別，則有多名。以其無聲無臭，沖寂之全，則名為天。此與宗教家言天者不同。〈中庸〉末章可玩。以其流行不息，則名為命。命字有多義，而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等命字，則皆以目實體之流行。以其為萬物所由之而成，則名為道。道者由義，王輔嗣《老》注：「道者，萬物所由之而成也。」以其為吾人所以生之理，則名為性。《莊子·庚桑楚》：「性者，生之質也。」注：質，本也。本者，猶云所以生之理。以其主乎吾身，則謂之心。此中心字謂本心。《管子》云：「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以其秩然備諸眾理，則名為理。《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其所云易簡之理，乃實體或本心之異名耳。宋儒言天理，亦本之《易》。以其生生不容已，則名為仁。孔門之仁，即謂本心。仁乃生生之德，生生便有溫緩和悅義，故仁以愛言。以其照體獨立，則名為知。陽明良知，《新唯識論》性智，皆本心之目。照體者，言本心自體，原是明覺的，無有迷闇。獨立者，絕對義，主宰義。以其涵備萬德，故明明德。（《讀經示要·卷一》，頁137）

這種以「本心」、「天」、「命」、「道」、「性」、「心」、「理」、「仁」、「知」、「明德」一貫而下，其名雖隨用而有別，然「於變易而見恆常，於恆常而知變易」，「體用不二」，⁷²其本體並無差異的脈絡，如此人才能求其放心，以禮立身，以樂發和，安身立命：為承擔天命行其道作準備。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

堯舜既受命以平治天下，而毓師從此一體系中，拈出人既與天同德，「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身曰心」，⁷³「生生不容已為仁」。訴諸人內心中本有之仁；「克己復禮」，⁷⁴「志於

⁶⁸ 見《讀經示要·卷一》（臺北：明文書局，1983年9月再版），頁20-24。

⁶⁹ 見《荀子·解蔽》。

⁷⁰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二十二章》）

⁷¹ 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呂氏春秋及其對漢代學術與政治的影響》。

⁷² 見《讀經示要·卷一》頁二七。

⁷³ 見《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中冊·〈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二〉，頁612。

⁷⁴ 見《論語·顏淵》。

道，據於德，依於仁」；⁷⁵「以人治人，改而止」；⁷⁶則天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⁷⁷人人皆有士君子之德，則皆可以為堯舜。⁷⁸

「世道太平，則大地人類都是聖人。而天子之位與權，不屬於一人，乃遍屬於普天之下一切人」⁷⁹當人人皆可行天子之位與權之際，乃夏學之極致也。

華夏之智首在建時。華夏之學，以仁為體，以時為用，其行也以術，達其善也以權。

此四者運之當則萬民福，失當則萬世辱。⁸⁰

孟子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⁸¹「孔子，聖之時者也。」⁸¹蓋「雖有鎡基，不如待時」，⁸²「當其可之謂時」，⁸³「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⁸⁴將仁發揮至極致後，待時而為用，擇善而固執之，尚需在可以然之域，衡之以權。⁸⁵而行事時，如何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惟在於術。

術乃方法、策略。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孫奭〈疏〉云：「孟子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⁸⁶韓非主張：「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⁸⁷無非人君所恃之方法、策略而已。「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⁸⁸於是「見群龍无首，吉」之太平盛世可現。然此一境界，不透過平時的努力修為，循序漸進，亦不得遂其功。

由是觀之，修夏學之門徑，如不能從「修己正身」入手，則一切徒為空談而已。

⁷⁵ 見《論語·述而》。

⁷⁶ 見《禮記·中庸》。

⁷⁷ 見《春秋繁露·俞序》。

⁷⁸ 參見《孟子·告子下》。

⁷⁹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易經》，頁 207。

⁸⁰ 見《毓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 愛新覺羅毓璽先生札記選集·奉元》，頁 163。

⁸¹ 見《孟子·萬章下》。

⁸² 見《孟子·公孫丑上》。

⁸³ 見《禮記·學記》。

⁸⁴ 見《周易·繫辭下》。

⁸⁵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公羊·桓十一年》）又「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春秋繁露·玉英》）

⁸⁶ 見《孟子注疏·告子章句下》，頁 224。

⁸⁷ 見《韓非子·難三》。

⁸⁸ 見《荀子·解蔽》。

【附件二】

001

夏，大也，非大小之有對，乃大而無對。故能役大乃御天。夏，中國之人也，即能御天之人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又曰配天。

夏，即元之用。元即夏，夏之體。何言夏而不直言大？言其能御大之人也，即易之乃統天。繼之者曰教（先覺覺後覺），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繹之者曰學。先覺覺後覺，故曰夏教、夏學。教何？學何？教法大，學行大，此奉元文化以成其華夏世界之民，雍萬國咸寧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聖人之大寶曰位。素其位而行，不務乎其外。何以守位曰仁，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奉其君子元而天下平。親是吾身之元。

002

夏學者，學作人也。奉元者，成德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夏，人也。夏學者，人學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可謂成人矣。善人、君子、賢人、聖人、大人是也。簡言之成人之學也。

夏，人也。中、華，人之德也。中華者讚夏之德也。唯吾有此文化，可不弘之哉！尊生則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中國、中華（華夏）民族、民族精神，學大之本，用中之德，而成中華文化。

003

存三統因不失新，張三世欲速不達，進三夏若三世焉。

三夏（夏學者，成人、成能、成德之學也。與天地合德，與天地參，天位物育德化自然）。

夏，人也，大也，學大之人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斯。人人皆可為堯舜。見其過而能自訟者也。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內其國而外諸夏，故曰夏。因其國以容天下，畢其德曰華夏。

諸夏，明明德於天下，新民者也。見賢思齊，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師德者也。

內諸夏而外夷狄，稱諸夏。

華夏。天無不覆，地無不載，人無不容，容乃大，存生直，無愛惡，立大宇，故曰中，稱中夏。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焉，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天爵，天下一人而已。天地位，萬物育，參自然，故曰華，稱華夏。

004

夏教：中者天之曆數在爾躬也。天理之節文，禮也；人道之節文，義也。禮義之謂也，允執其中之民也。中者天人之禮義也。

夏：中國之人也。中者禮義也。禮者天理之節文天人合一之道也。義者人道之節文也，人之行宜於禮者也。中國之人乃禮義國之人也。俗云中國禮義之邦此之謂也。

天理之節文，在人乃未發之中。義者發而中節之和。中和者禮義之顯諸事而應於人者，故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天地參之天夏者大也，唯天為大，唯堯（久久）則之人境界，謂中國之文化亦可，謂中國之宗教亦可。

其行教也，內其（自己，夏也）國而外諸夏，內諸夏（入中國則中國之）而外夷狄，夷狄遠近大小若一大一統也。因一而統非統一也。一者元也，奉元而統也。為華夏也。

乾坤者元之動。陰陽者元之動。故曰乾元坤元。二者一之偶，坤者乾之偶，陰者陽之偶，二人偶仁義深。妻者齊也。

安業行便，裁成輔相。